



文润黔山



黄勇教授讲座现场。孔学堂供图

文润黔山 名家开讲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黄若佩

知名哲学家黄勇揭示王阳明对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贡献

7月26日，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承办的文润黔山——多彩贵州“四大文化工程”学术委员会名家讲座（第四期）在贵阳孔学堂举行。

多彩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知名哲学家、*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主编黄勇围绕《万物一体与同感：王阳明对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贡献》为主题，以贯通中西的学术视野、国际视野，结合中西哲学、伦理学的诸多观点及对王阳明的洞见，以王阳明哲学中的“万物一体”论为焦点，探讨了儒家对当代道德心理学和伦理学关于“同感”概念的讨论所能作出的贡献，对“万物一体”与“同感”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入阐述。

万物一体：心学智慧映照中西哲学对话

讲座伊始，黄勇回溯了霍夫曼(Martin Hoffman)、巴特森(Batson)、斯洛特(Michael Slote)等西方心理学家对同感的解释，阐释了“同感”的定义，即当他人处于诸如伤痛、饥饿、寒冷等负面处境时，如果你有痛感，而且这种痛感是由他人所处的这种负面处境引起的，并且与处于这种负面境地的这个人具有的痛感是一致的，这就是“同感”。“同感具备认知、感知、动力三个层面。不仅知悉他人之痛，更需感同身受并激发救助行动。”

“同感”的英文叫 Empathy。西方当代哲学家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曾同我说，在西方哲学史上，这一概念最早由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当时用的英文叫 Sympathy，现在翻译为“同情”。黄勇介绍道，西方直到18世纪休谟提出 Sympathy 才触及类似思想，且未突破“人我二分”的局限。而中国哲学中的“同感”概念，比西方早700年。

黄勇认为，在中国，北宋理学家程颢早以“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手足痿痹为不仁”等隐喻仁者与万物痛痒相连，认为仁是能感知他人与万物痛痒的美德。王阳明更在《大学问》中深化此境：“见孺子入井而惊悚，见鸟兽哀鸣而不忍”，皆因“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王阳明进一步发展了万物一体思想，强调通过道德修养去除私欲，才能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实现对他人的痛苦感知与帮助。”黄勇说，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与当代道德心理学中讨论的同感概念高度一致，尤其是对他人身体痛苦的同感部分，二者都认为个体能够感知到他人的痛苦，并产生帮助他人的动机。

阳明心学：从身体之痛到心体之疾的跨越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观，为当代道德心理学开辟了新路径。黄勇以“孺子入井”经典场景为例，说到常人对孩童坠井的恻隐，是对“身体之痛”的同感。但王阳明更进一步，提出当他人因私欲遮蔽良知而作恶时，仁者应感知其“心体之痛”，并助其祛除“道德病灶”，以“复其心体之同然”。

“这就是王阳明对恶人的同感。”黄勇解释道，王阳明认为，对那些缺乏万物一体感、心体上有毛病的人包括恶人，也应该有同感。“这种同感不是与恶人一起做恶事，而是对他人良心上、心体上因受到伤害而具有的痛苦的感知，并努力帮助他们去除私欲，恢复心体的健康，从而使恶人成为善人，也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状态。”

这一洞见直指西方研究的盲区。当代道德心理学长期聚焦身体痛苦的同感，近年虽拓展至对他人“社会性痛苦”的同感，如对他人因社交失礼引发的尴尬状况的同感，却从未触及对他人道德缺陷的共感。黄勇认为，若见人因贪婪行恶，西方理论或将其归为“对恶人的病态共情”，而阳明心学则视其为“心体伤病”，需如良医般疗愈，提出“圣人忧天下有未亲、未义者，正如见肢体麻痺，必施以教养之方”。

王阳明的对恶人的同感将范围从他人身体上的痛苦拓展到了心体上的痛苦，强调对他人的道德层面的关怀与帮助，是对当代道德心理学同感概念的重要补充与拓展。现场听众沉浸于层层递进的哲思，纷纷表示，讲座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盛宴，更是一次思想的淬炼，它深刻揭示了阳明心学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及其对解决当代人精神世界和伦理困境的重要启示。

聚焦贵州：从阳明心学诞生地到心学对话世界平台

讲座尾声，有观众针对王阳明与贵州的渊源提问：“先生贬谪贵州时所作《象祠记》申明‘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是否印证黔地文化对心学有特殊催化作用？”

对此，黄勇认为，王阳明在《象祠记》中提到“象”屡次谋害舜却被感化变成好人，这实际上正是舜作为仁者对其作为小人、恶人的弟象因其心体缺陷而有的良心之痛具有同感，并努力加以感化，从而恢复象之心体之同然。由此，王阳明对人性之善的坚定信念，认为所有人都有向善的可能。“虽不能简单地认为贵州文化直接催生了阳明心学，但贵州独特的文化环境和思想氛围，确为王阳明思考人性善提供了独特实践场域。”

500多年前，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作为阳明心学的诞生地，近年来，贵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力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四大文化工程”，深入挖掘阳明文化当代价值，做精阳明文艺、做优阳明文旅、做实阳明出版、做响阳明学术，持续擦亮阳明心学诞生地文化名片，坚持不懈打造阳明文化高地。

在当日讲座前，黄勇参加了在贵阳孔学堂举办的以“心”与“精神”的中德哲学互鉴为主题的“中国心学与世界”中德哲学对话，发表了以“当代道德心理学中的自我融合与宋明理学的‘万物一体’：共情是利己还是利他？”的主题演讲。

对现场观众提出就贵州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进一步提出建议这一问题，黄勇以“中德哲学对话”为例建议道：“过往论坛多陷‘中国人讲中国哲学，德国人讲德国哲学’的平行模式。本次首创学者交叉评议机制，德国哲学家点评阳明思想，中国学者解析西方哲学，激荡深度思想碰撞。”他呼吁，在“中国心学与世界”框架下，谋划中美、中印、中日、中韩等系列对话，不断深入挖掘中国心学的时代价值。



多彩贵州文化新风采

贵州省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开幕首演



民族歌舞剧《山河同心》 展现烽火中的民族大义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珊珊 赵相康

7月30日，2025年贵州省第八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在贵阳开幕，由贵州省民族歌舞团打造的民族歌舞剧《山河同心》作为开幕式剧目首演。

今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山河同心》一剧聚焦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安顺屯堡云峰寨，讲述了当地汉族屯堡人、苗族、布依族等各民族儿女由地戏文化相联结，集中呈现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展现贵州各族儿女在抗日战争中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

剧目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安顺地戏”为重要情感纽带和文化符号。故事围绕地戏班主陈天龙(李家霖饰)一家展开，全剧共分为《上梁》《拜月》《敬茶》《出征》4幕。



民族歌舞剧《山河同心》剧照。闻双 摄

开幕展现了云峰寨陈天龙家新房上梁仪式的热闹场景，多民族乡亲共聚一堂，陈叶茂的归来带来了抗日的火种。次幕中，陈叶茂因“女子不得触地戏脸子”的老规矩无法登台，却以苗族刺绣表达情意，地戏成为团结抗日的文化载体。第三幕，百年大旱肆虐，屯堡人坚韧互助，并热情接纳内迁民众，布依族青年李石头在陈叶茂感召下毅然参军。终幕，当战友牺牲的噩耗传来，屯堡儿女化悲痛为力量，最终集体脱下戏服，换上军装，发出“不当亡国奴，收复好中华”的呐喊，义无反顾地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洪流。

饰演李石头的敖正熾是第二次参加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在他看来，“李石头”这个角色讲义气、敢担当的性格与自己很相似，剧中参军前与伙伴们在柳树下的唱段“石头寨里柳荫深，儿时光阴似黄金”尤其动人。

“能参与这部剧很幸运，剧组团结的氛围以及一流的剧本、音乐和导演团队，都是十分难得的。”在陈天龙饰演者李家霖看来，“陈天龙”的人物形象犹如一座桥梁，诠释出传统艺人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坚守与转变，以及那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演出结束后，观众反响热烈。带着孩子来看戏的张语蓉说：“当最后‘不当亡国奴’的呐喊响起时，孩子紧紧抓住了我的手。这种直观的爱国主义教育，比书本更有力量。”

据了解，贵州省第八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开幕式后，《路，在云端》《香香夫人》等13部剧目将陆续登台贵州饭店国际会议中心大礼堂，为全省观众和游客送上一场精彩的艺术盛宴。



电影《无名之辈·否极泰来》 黔籍影人写来的“地域情书”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姜雨熙

的惊险绑架案，在极端环境中展开一段绝境求生、追寻尊严的冒险旅程，用真实镜头讲述每一个普通人在困境中的情感碰撞与人性抉择。

方言、空间与山地美学的现代转译

“我一无所有，偷了刺客勒酒。我没有回头，爱人劝我自首……我一声怒吼，最后一次还手战斗。”7月11日晚，贵州籍演员、歌手李宇亮相贵阳文昌阁路边音乐会，用贵州话演唱电影《否极泰来》宣传曲《取经》，与观众零距离互动，气氛热烈而欢乐。

不少观众被感动，纷纷表示作为“无名之辈”的自己被歌声里的力量击中，不完美的普通人也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歌曲作为点睛之笔，让人回味。电影全片依然坚持贵州方言对白，并加入泰语等多语言混杂。非贵州籍演员需沉浸式学习方言以传递“市井生命的粗砺感”，此举让方言从土味符号升华为艺术表达工具，激发本地文化认同，外语则强化全球化语境下小人物的迷失。部分观众认为此举“割裂”，但饶晓志强调：“语言是身份符号，混乱恰是他们的生存实态。”前作《无名之辈》取景都匀西山大桥，赋予“桥”以“命运纽带”的隐喻；续作《否极泰来》虽空间场景移至海外，但“搭桥”的内蕴延续——角色在绝境中搭建自我救赎之桥。

在饶晓志的电影场景里，贵州元素无处不在。《万里归途》中有来自家乡遵义市的字条，《人潮汹涌》里出现了来自家乡的路牌……有观众认为，《否极泰来》“含贵量”颇高，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贵州气质。贵州籍导演毕赣在北京的《无名之辈》路演中就评价说：看到了贵州人骨子里的幽默。

从《无名之辈》到全方位出圈，吸

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目光，正如饶晓志所言，贵州是“中国电影隐藏的副本”——这套电影的意义，恰是贵州以影像为桥，证明“无名之辈”可成为时代叙事的主动书写者。

从个体表达走向文化共同构建

从《无名之辈》执行导演晋升为《否极泰来》联合导演的贵州凯里人周铨，善于捕捉家乡的生活场景，他首部短片《酸汤》讲述失意拳手在酸汤鱼店打工，用打擂台毅力对抗琐碎现实。

此次，他又在《否极泰来》中设计关键转折点：章宇饰演的陈三金被绑匪逼吃折耳根甚至呕吐，“生理性排斥才能演活角色对故乡的爱恨交织。”周铨说起自己的创作哲学“贵州人的尊严不在宏大的叙事里，在折耳根的腥香、酸汤的沸腾、方言的顿挫中——这些才是我们的精神铠甲。”

“我是个笨拙型的演员”，章宇这样评价自己。2005年，章宇从贵州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后，考入贵州省话剧团，3年后北上，从《我不是药神》到《无名之辈》，不少观众开始在网络上搜索“章宇”这个名字。

章宇总是在演小人物，有人说他长了一张“接地气的脸”，对于自己在《否极泰来》中饰演的角色陈三金面对境遇的激烈反抗，章宇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陈三金是被命运彻底“摁进泥潭里反复摩擦”的人，若非经历如此极致的绝望与压迫，恐怕无法实现脱胎换骨般的蜕变。

正如电影片尾曲《光》MV画面中“石缝生潮汐，烂泥出花蕾”的配文，将两部《无名之辈》串联。影片中火龙果需灯光模拟日照的暗喻，配上“90后”歌手陈粒空灵的嗓音唱出“光落在你脸上，可爱一如往常。”

《光》以音符为针，将贵州影人生活的韧性、草根的共鸣、山地方言的粗砺感缝合成一张人物尊严的精神地图。黔籍影人的集结创作，不仅是一次地域性创作的力量聚合，更是一次从个体表达向文化共同的构建。



《无名之辈·否极泰来》海报。剧组供图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赵怡 版式设计：蔡桂莉